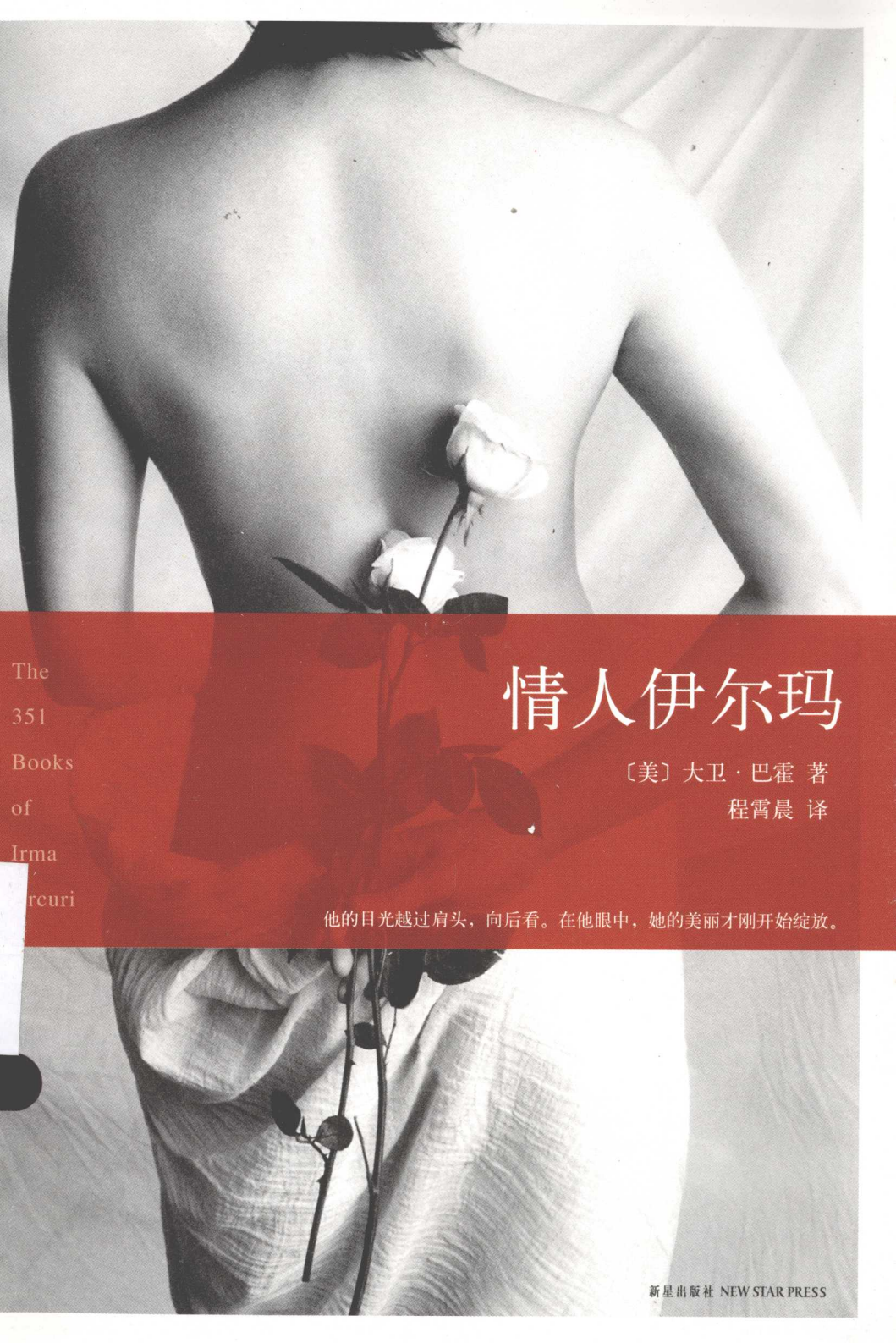




The
351
Books
of
Irma
reuri

情人伊尔玛

〔美〕大卫·巴霍 著
程霄晨 译

他的目光越过肩头，向后看。在他眼中，她的美丽才刚刚开始绽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013027628

I712.45
1687



The
351
Books
of
Irma
Arcuri

情人伊尔玛

[美] 大卫·巴霍 著 程霄晨 译

I712.45
1687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北航

C1637213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2—9229

The 351 Books of Irma Arcuri by David Bajo

THE 351 BOOKS OF IRMA ARCURI © 2008 by David Bajo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Regal Literary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人伊尔玛/[美]巴霍著,程霄晨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133-1076-5

I. ①情… II. ①巴…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8983号

情人伊尔玛

[美] 大卫·巴霍 著

程霄晨 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特邀编辑 沁 云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076-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北航

C1637213

致伊莉斯

致埃斯米

泽德

他把那张羊皮纸高高地举了起来，窗外的光线透过羊皮纸，纸上的色泽洒到她身上。他想看看，这半透明的黄色羊皮纸，和着纸上的淡淡墨迹，会把她的身体装饰成什么样。此刻，她正慵懒地歪在凌乱的床上，脚趾拨弄着一个松软的枕头。一只胳膊搭在床沿上。屁股冲他微微翘起。脑袋斜歪着，露出脖子一侧，耳朵下面是雪白的肌肤。她误会他的意思了。

“你想听哪种故事？”

他变换了羊皮纸的位置，让影子沿着她腰间起伏的曲线和一根根凸起的肋骨移动，他一脸迷惑地看了她一眼。她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放到唇边，那是一种看起来像石英一样的水晶糖，由咖啡和糖混合而成，是她从一个开着流动店铺车的小贩那儿买的。她把糖从唇边拿开，指向他，指向他手中透着光线的羊皮纸。

这儿至少有两种。她用棒棒糖指着羊皮纸。一种在纸张透明时才能看见，它们的字迹正在我乳头上蠕动。一会儿，你把纸拿下来，不让光线照射到它，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字迹。

他把羊皮纸从窗前拿开。这纸摸上去硬邦邦的，像生锈了一样。纸上华丽的灰色印字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如水印一般的模糊字迹。即

使这些文字用他认识的语言写成，他也不太辨认得出这些若隐若现、杂乱无章的字迹。他让她的羊皮纸自然滑落到窗户凹陷处的窗台上，就像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没准儿哪天就让打扫卫生的给扫走了。现在，阳光毫无遮掩地倾泻到她的身上。她面对着阳光，伸伸懒腰，挺起乳房，转动手上的水晶糖。糖像深色的棱镜，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转身迎向阳光。她在阳光下伸伸懒腰，挺起身来。指间转动的水晶糖，就像一块烟熏色的棱镜，抓住了他的目光。他转过脸，面对窗户，不可抗拒地感受到她的凝视，如同最亲昵的爱抚那样真切。

窗外矗立着两座火山，上午的阳光沿着山体的沟壑倾泻而下。较古老的那座叫内瓦多，无声无息地站在那儿，稍往后仰，不算巍峨，山顶依然覆盖着积雪，一贯如此。较年轻的那座叫沃尔坎，火山口边上积了一圈雪，水蒸气从中向上升腾，整座山看上去像被削尖了一样。阳光聚焦在山体上，和着沃尔坎上空蒸腾的水汽，投下斑驳的影像。两山显得出奇的清晰。山上，还可以看见新近喷发的痕迹，看见海贝般的颜色。她曾站在山顶上，指着太平洋叫他看。

这本是一座古老的咖啡种植园，为那些想要探索火山的人改建成了如今的小旅馆。他们要了一间房，住在一起。他们相识已有七年。来此旅行，是为了从各自生命中肃清这错误的邂逅和不期而遇的爱情。他们正在调整。我们可以一起去，她告诉他说，可是我们要各走各的。想想以往两人登山归来的亲昵，对比此刻房中弥散着的逝去气息，一切过往烟消云散。

她皮肤磨蹭床单的声音，以及她的气息在体内游走的声音，都诱惑着他，让他顾不上窗外的风景。他的目光越过肩头，向后看。在他眼中，她的美丽才刚开始绽放。

她扭头说，脱了吧。

如果我这么做，怕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那时，他是那么年轻。

他没有转过身去，而是赶紧忙着穿戴。他穿上牛仔裤、衬衣、凉鞋，用手指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其实是在告诉她，他能抵御诱惑。他急着去赶那班公交车。他想去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去观看拉小提琴的人和那些戴着面具跳舞的人。她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都是假的，她告诉他说。这些东西，曾经是真的，现在都变成假的了。

我五点来这儿找你，他一边说，一边离开房间，不敢回头看。

好吧，她说。

可是，他没在萨奇伦下车看拉小提琴的人，而是继续坐在车上。车向科利马市驶去。他坐在汽车前面，司机在盘山公路上的每次急转弯，巨大挡风玻璃下的公路都在他眼前消失。因为和她在一起，他渐渐有了类似的感觉：被抛进一片绿色的迷失世界，也许会因为有一双翅膀足够敏捷，也许没有。他们只能走着瞧——在一起却已经分手。想到这里，他拍了拍他的护照和钱包，他想把他遗弃的衣服，靴子和牙刷都遗赠给她。

汽车经过科马拉的时候，他一冲动就下了车，在一个小广场上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身着T恤衫，领带上有些污点。他信誓旦旦地说，可以带他去一个会产生幻觉的地方，一路上，出租车似乎沿着火山岩向山上移动。途中他打了个盹儿，梦中被她深吸一口气和床单啾啾作响的声音惊醒，于是让司机返回广场。他坐上上山的公车，回到郁郁葱葱的山脚下，回到咖啡园。

已经是晚上了。火山反射出太阳的余晖。他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公交车和出租车上颠簸，做一些不需要做的决定。他在这块土地上焦躁不安，她说过，焦躁不安是可笑的。他感到她正在嘲笑他。来到种植园的公共区域，周围是破旧不堪的椅子，方便客人吸烟和读书，他把别人看成了她。花窗玻璃让一切变得暗淡无光，并且他迟到了。她的一头黑发，跟她的一样长，一样的分缝，肩头古铜的肤色也很眼熟。她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从公共书架上取来的图书，她在思考，而非阅读。他从后面轻拍这位陌生人的肩膀，她抬头一看，吃了一惊，他赶紧道歉，匆匆

向房间走去。

一切几乎都没什么变化。透过窗户反射进来的阳光此刻更加深沉，沾染了更多火山的颜色。她坐在一把硬背椅子里，就着先前点燃的一小堆炉火，身上穿了一件薄裙子，黄色那件。这种裙子可以卷到棒球那么小，放在手袋里，一次装三件。她的眼神还是他转身前的样子，直勾勾的，充满了激情。看上去，她像是没有离开过房间。房间里有一股矿物质的气味，石板上有水。她爬过山，还洗了澡。

对不起，我迟到了。

你没有迟到，她说。你回来了。你跑了。你走了。

他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

我在说你呢，她说。你的眼里又有了我。汗水干了，你的头发成了一簇一簇的模样，这就是你一直试图用手指理清思绪的地方吧。刚才侧身半对着我的时候，就是这么梳头的。你走了，试着到别的地方去，却发现你正前往我们说过要去的地方。也许你去了那里，才掉头回来。

她从椅子上坐到床边上，提起裙子的下摆，似乎想让腿凉快凉快。你进来的时候，歉意依然残留在脸上，依然蜷缩在指缝间。但不是给我的，真的。所以你一定是在外面大厅里向谁道歉了吧。

他感到一阵微风，才发现窗户居然让她给撬开了一些，她不知怎的竟设法在受了潮和变了形的木头间找到一条缝隙。窗台上的羊皮纸卷不见了，他焦急地向窗外张望。

我把它烧了，她说。

什么？你好不容易弄到的，很古老的。

在一位修道士褪了色的圣歌上，一个征服者潦草地写下了他的购物单。一张染血的购物单。谁需要啊？我用来生火了。

她把裙子提得更高了，在双乳之间打了个结。这堆用羊皮纸卷引燃的炉火，我们得好好享用。

我不相信。

她向后躺倒在床上，膝盖抬起，随后叠在一起。他向她走去，不假思索，为她倾倒。

我把那张纸带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它充满了，它自由了，灰飞烟灭。向这些灰烬致敬，菲利普。比起它应得的，我给的更多。就像你一样。现在。

可你在生气，他说。他可以从她眼中轻而易举地看到愤怒，眉头周围、起伏的黑色头发间也蛰伏着愤怒。

那会使这一切更好。我的愤怒？别忘了你的。

他直起身子，吸了口气，克制自己别立马上床。

现在不要，她说。不要害怕我对你的了解，更别怕我能告诉你点什么。我很少说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么点儿。只比你多一点罢了。

他想扑到她身上，欲火从下往上蹿，烧遍了他的全身，把他的意识全部灌注在她身上，耳畔仿佛有一只贝壳在嗡嗡作响。他已经做好手形，准备从下面抓住她双臂。双手开始隐隐作痛。他感到头晕眼花，却有某种方向感，好像被牵引着、盘旋着投入她的怀抱。她看了看炉火，手臂搭在头上，手指扣在一起。接下来的时间里，虽然沉默不语，但她感到自己一点点地复苏，体内聚起一股力量，牵引着她，她只管紧紧地抓住。

可是我要是走了，她贴着他耳朵，生硬地私语道。他已经扑倒在她身上，把她胸前的结推到脖子上。她的身体磨蹭着他坚硬的衣服。我要是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火光代替了夕阳的余晖。在她肌肤的纹理中，他觉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极有可能发生的一切。一切。

你得原谅这时的菲利普，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伊尔玛·阿库里要把她的藏书，总共三百五十一本精装书，赠给菲利普·马斯里克。藏书中，有五本她自己创作并装帧的小说，其中两本已经出版，剩下的三本还没有。菲利普才不在乎哪些已出版，哪些没出版呢。她总是把自己装帧的书送给他，塞到他手里的书都像一块精心称量打磨过的大理石。并且不管她走到哪里，每次都要亲自送到他手里。她住在圣塔芭芭拉的母亲，前不久给菲利普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遗嘱的事情。在清晨搭乘从费城驶往卡姆登的渡轮上，他把这封邮件又读了一遍。春日的迷雾从德拉瓦河升腾起来，把打印稿沾湿了。他双手捧着邮件，晨光便穿透纸面照射过来。靠着栏杆的其他乘客，纷纷拿出《费城问讯报》遮挡阳光和迷雾，以及船首的水花。天气有点冷。

在第二任妻子通过友好调停赢得两辆汽车的所有权之后，他就不再开车走富兰克林桥，而是乘渡轮过河。让比阿特丽丝在如此友好的气氛中赢得两辆汽车，这对她和她的律师而言，都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律师用三十秒时间提出了这个要求，菲利普精确地计算了把两辆车都停在费城市区造成的经济和时间方面的影响。

他接受了。他从某种角度看待事情（一种倾向），所以他相信她，相信她对他的愤怒。她同时也获得了他们在利顿豪斯广场附近的公寓的产

权。为此，她补偿了他一点钱，是根据他们一块儿购置时的价值计算的，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对当前价值的影响。

渡轮抵达卡姆登后，他就去单位办理辞职手续，一办完他就离开。他沿河走到了水族馆，一整天都待在那儿，只发现把他和鱼隔开的玻璃有十一英寸厚。等到十一点他才给阿库里家打电话，在西海岸，这个时间不算太早。他在水族馆供游客散步的小路上给他们打的电话。

电话响到第三声，阿库里太太接起电话。百分之九十七的时候，都是她接电话。所以菲利普预料到了电话那头响起她的声音。他问了问遗嘱的事情，问这是否暗示着某种死亡或是消失。他听伊尔玛的母亲讲了五分钟，手机突然断了。这无疑是在告诉他，之前辞职的保险公司已经不再为他服务。他理解他们很生气。不过这中断了他和阿库里太太的通话，倒也让他挺高兴的。二十年前，从意识到他不会娶她女儿那一刻起，阿库里太太就不再喜欢他。这些年，她对他还是以礼相待，把他视为某个不会迎娶女儿的家庭成员。每次他和阿库里家人共度感恩节，无论那时伊尔玛的情人是谁，他都坐在那人旁边，她母亲的意思好像是如果这位情人不向伊尔玛求婚，那么他就是下一人选。

通过和阿库里太太的简短通话，他得知伊尔玛的死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阿库里太太向他保证，如果伊尔玛真死了，她会亲自打电话给他。从她那句破碎的“动词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语句”^①中他感到，即便是象征性的死亡，也让她悲痛不已，好像女儿真死了一样。伊尔玛走了，把遗书留在塞维利亚一家小旅馆的枕头上，遗书中提到了世俗的使命、梦想的遗弃。最可悲的是，这宣告了她写作的终结。说到这里，阿库里太太哭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停机了。

菲利普走回黑魑魑的水族馆，来到水母展示区，在一个小水箱前看了好一会儿。这些水母只有几厘米长，却色彩斑斓，在黑色的水中发出

① 英文中，动词被视为一句话的灵魂。作者用动词比例减小表明阿库里太太的话越来越冗长、拖沓。——译注（本书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阵阵荧光。它们来自菲律宾附近的深海海沟。

水母一只接着一只，如波浪般向上涌动，然后又像降落伞般轻柔地飘荡于黝黑的水中。它们就这样捕食水中的微生物，菲利普从讲解牌上读到了这番描述。有些像霓虹灯一样发光，其他的像浸在墨水中的薄膜，几乎看不见。菲利普在讲解牌底部看到了他就职的保险公司（现在应该说是他的前工作单位）赞助提供了这些水母。他简要计算了一下赞助所需的费用：鱼类学者、采集经费、特制的采集船和设备、菲律宾的许可、水族箱的日常养护。这一切，只为这些只有几厘米长的海洋生物，几捆几乎看不见的牛皮纸。讲解牌没能充分表现出保险公司的慷慨。

辞职并非他的鲁莽之举。虽然手机被停掉，他的理智确定无疑地告诉，他们想他回去；他的才智实在不多见。像他这样的人，世界上大概有一万到两万五千人，其中大概有一千人居住在美国。而在这一千人之中，只有几百人的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这还得有理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才行。更少的人通过高等教育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才智，但这需要时间和精力。这还没完，粗略计算一下，这些通过高等教育的人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处在工作年龄。他就是了解数字。别人称这为计算，但通常情况下，没有计算的必要，加、减、乘、除、开方、乘方这些简单的数学当然就更没必要了。如果你给他一组数字，告诉他怎么做（打个比方，加起来，立方，再开方），他利用心算，在你输入这些数字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出答案。

你可能觉得，在发达的科技时代，这没什么用。可他通常算得比电脑还快。和电脑一样，他的速度只受限于输入的速度；和电脑一样，他可以套用各种方程或公式来处理数据。你给他一个情景，他总是知道最有效的公式或一套公式，总是。一天之内，他帮公司节省了五名实验室技术员工作一年的开支。我们有这些数据，菲利普，我们该拿它们怎么办？你能从哪儿入手呢？他们找到他，雇用他，给他安排了环境幽雅的

办公室，取名实验室。他们为他提供赞助。

那家推动卡姆登河沿岸复兴，也享受随之而来的税收减免待遇的知名保险公司，不让他做太多的风险评估工作，那是低层办公区的数据分析师的工作。菲利普主要负责投资末期的工作，和投资组经理在略高于水族馆圆顶的公司顶层工作。水族馆，就是公司推动河岸复兴的另一标志性工程。

比阿特丽丝也曾经在这家公司工作。她是一名系统分析师，是人体结构和过程结构方面的专家。她喜欢尝试着揣摩他看事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她向公司诚挚地建议裁掉整个第二阶层和大部分第一阶层人员以后，就辞职了，很快发现自己可以从事咨询工作。她公司的客户都叫她撒旦，就像“我们召唤撒旦吧”中说的一样。菲利普为她做了一些名片当作礼物：撒旦（Satan），还特地把字母t做成一把小干草叉的形状。她个子很高，皮肤有点黑。有时，我们只有性，她常常这样对他说；然后，她会思考一番，她是一名程序分析师，似乎觉得可以接受，或许算得上完美。他们利顿豪斯的公寓里，有两台洗碗机：一台洗脏碗，一台洗干净的，中间没有隔架。他非常确信她有照相般清晰而且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水母挨着个儿觅食，向上翻起，优雅地降落。它们在离水箱底部不远的地方排成一排，静静等候，一只降落下来，另一只就温柔地向上推进。菲利普举起手，模仿它们。先摆动手指，收拢，然后像撑伞一样张开，随着一只水母缓缓下降。

“好玩吗？”身后的女保安问道。“如果你真觉得好玩，我不得不请你离开了。我可以给你一张门票和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求助。”

他转过身，面对着她，她的声音很悦耳，有点沙哑却又充满活力。她脸色阴沉，有一个意大利人的鼻子。新泽西美人。她的脸上写着真诚、担心、坚定，为短命的水母松了口气。

“不觉得好玩，”他回答说，“我失业了。”

他的辞职说不上勇敢，倒是有些鲁莽：不计后果——就像他对离婚的反应——他就这样向伊尔玛的失踪和她的礼物致敬。他可以告诉母亲，从千里之外，我辞职了，我变了，我被毁了，看看我的生活，我都干了些什么。要是伊尔玛听到这些话，她只会抬一抬眉毛，也许双臂交叉，横在胸前，扭着腰，等着看他接下来的举动。

一周后，那些书到了，两个冰箱那么大的盒子，还用了保护性的包装。这些书按字母顺序打包，作了防碰撞处理，贴了易碎的标志。他把书放到书架上，按照她的排列方式：字母先后顺序，不考虑出版年代、国籍、流派与主题。它们超越了这些界限。菲利普似乎明白了，这就是她收藏这些书的原因。它们放在一起，蔚为壮观。布面装本，皮面装本，宝石色调的黄色、绿色、红色、蓝色，还有质朴的黑色和紫红色。没有封套，书名用金银铜铁烫制。大部分，她都用古老的材料和工艺重新装订或修补过。这很容易，她告诉他，因为从十五世纪开始，我们用的就是类似的工具。我可以走进一家十八世纪的书籍装订店，她解释道，轻松地装订好笛福的第一部书。她和她老师的工作室，看上去像是博物馆，堆放着木槌和压书机，锥子和小刀。工作室里面总有一股老旧皮革、纸卷和亚麻籽的味道。有时，在黑乎乎的角落里，他会发现一个装满琥珀色亚麻籽的罐子，浸泡着一本石化的书，融化的书页像花瓣一样开始脱落。要是他在某个罐子旁逗留得太久，她就会蹲在罐子后面，透过黄色的油凝视他。她的脸被放大、着色，扭成旋涡的形状，围绕着聚精会神的眼睛。她盯着他，而不是那些在蜕皮的石化书化石。如果我们用一根木勺轻轻搅拌，她戏谑地说，它会全部溶解，就像咖啡里的方糖。

她那五本小说放在最前面，A 的右边，奥斯丁（Austen）前面，两本蓝色，接着是一本红色，一本绿色，还有一本黄色的。把三百五十一本藏书全部上架以后，他第一本抽出的是她的小说《彼得·纳瓦弟尔的理论》，她三十八岁那年完成的。他就是彼得·纳瓦弟尔。她从不向他或是

她的任何一位发现这一点的朋友否认。关于一个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墨西哥米却肯州搜寻一个女人的故事。装订成绿色，烫银，闻上去有一股新棒球手套的味道，一翻开，哗啦作响。

在自娱自乐的状态下，菲利普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数字是他的母语。一个天生的双语小孩，彼得的双语抑制了早期的发展，以至于忧心忡忡的老师和儿科医生最初认定他学习能力丧失——在那些日子里发育迟缓。但是就在二年级的一个晚上，在他阅读了母亲的天文学书籍以后，他的双语开始互相启发，然后飞速发展。突然，他可以像班里的其他人一样用英语交流和阅读了。不过对于数字，他却与众不同。他通过数字和他的母语来观察和解读这个世界。他成了学校的新星。一些老师合伙挑战他，他们口头快速地给出一长串含有加减乘除、乘方、开方的方程。他的答案总是对的，而且他们一说完方程他便立马给出答案。这些老师得连夜设计这些方程，反复验证它们的准确性，用笔和纸，以及新型计算器仔细计算。小彼得每次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消抵他们一晚上的辛勤劳动。学校的礼堂掌声雷动。起初，这些掌声很受用，后来就让他感觉自己像个怪人。他开始觉得掌声是某种打击，是观众在一把把他推开，意思是说离我们远点。于是他就不再表演。

彼得的天分也有局限。小时候，他在绝大多数智力挑战中胜出，例如象棋。可他是从数字的角度来下棋，把棋子赋予不同的值（一个皇后相当于九个卒，一个主教和骑士相当于三个），把下棋当成在六十四格子上移动的若干数字。这种办法战胜了很多优秀棋手，当然绝大多数是小学生。可一旦涉及空间，这种方法就不管用了。他对书面英语的理解力高于平均水平，不过只是因为他用数字和数字模型量化了词性和其他语法单位。他认识动词、名词、形容

词，还有副词，因为他需要算出它们的数量，然后估算它们在句子中的比例。十五年级的时候，他可以把任何一个句子视为方程，用图表求解。他写的句子完美无缺，字面的逻辑也无懈可击。这些句子可以清晰地阐释他的想法，但却不能引导他的想法。他的论文真实、精准、没有瑕疵，然而全然没有感情色彩。

这个孩子在音乐方面也很优秀，但达到一定程度便停滞不前了。他的父母，起初听到钢琴老师称他为神童，真是喜出望外。一次比赛中，他们听了其他孩子的演奏，再听听这孩子的表演，他那跟做外科手术一样的干巴风格，不禁令人黯然失色。彼得的父亲，一位音乐学者，更是一位宠溺孩子的父亲，他承认儿子的演奏，但他已经听腻了。一些评委很喜欢他的演奏，于是给了他两块奖牌。我无法确定，彼得从数学的角度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有多深刻。他用公式衡量情感吗？忧伤除以时间的开方，能把爱的激情除尽吗？他会计算呼吸的次数吗？他数过她的眼泪吗？

菲利普害怕了，把书猛地合上。他理解这位叙述者，意识到了她的痛苦。他把书塞进架子上原来的地方，她那五本精美装帧的小说中倒数第二的位置。这些书，每本书她都装订了五本，在朋友间谨慎地传阅。她五本书中的最后一本，现在成了她创作的最后一本书，他发现读不懂。《滑动》，这名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你想试图读懂这本书时的感受。一些场景中途转换，相同的段落在后文中重复出现，没想到紧接其后的内容再一次改变了这些段落。句子反反复复，只为把它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这本小说中，也有一个以他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虽然他读得不够多，对他的故事还无从知晓。

在等待藏书抵达的那个星期，他布置了他的新公寓。在一座三层的联排式砖房里，鲍姆服装店的正上方，紧靠那条老旧的电车路线。他押

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房屋保证金。街上的噪音帮他入睡。纵观他这一辈子，他经常从睡梦中醒来，他的睡眠就像摩尔斯电码中的点和线一样断断续续。街上的噪音、别人在夜里路过的声响，是他最有效的镇静剂。第十一街的电车，乘客上下车时的叫嚣、窃窃私语、咳嗽，以及醉酒的吵闹，都爱抚着他，伴他在新的公寓进入梦乡。即便末班车在凌晨一点驶过以后，电车沿线的各个酒吧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费城的夜猫子。要是他还是睡不着，他可以在运动服外面套件夹克，出门转个弯，就到了桑塞姆大街上的芬恩·麦克库尔或路德维希酒吧，在凌晨三点的烛光中喝上一杯威士忌。侍者会将电视静音，只播放健身器材广告，在木碗里装满重盐腌制的豌豆。一杯威士忌，加上知道没什么会在夜间真正消失，稍后在冷夜里走向公寓，看见鲍姆服装店橱窗中穿着艾森豪威尔时代套装的模特，这一切都陪伴着他返回梦乡。

这间工作室是个大开间，白灰粉刷的墙壁上茶锈斑斑，但这公寓有他需要的一切。他买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从小意大利区的救世军商店买了一张水蓝色的人造皮躺椅，以方便阅读。还买了一个锡制的桌子，用来放台灯和酒水。每次把酒杯放回桌上，他都能欣赏到玻璃碰上金属的声音。在同一家旧货店，他还买了一个杯底厚重的威士忌玻璃酒杯。当然，他也买了书架，买的新的。硬枫木材质、不用钉子和胶水，哈里斯堡附近的门诺派教徒手工做成。他购买其他东西开销的总和，包括房租和房屋保证金加一起，都没书架贵。

保险公司允许他保留他的笔记本电脑，但是所有的信息已经清空。电脑带了一个辅助键盘，数字、数学符号和三角符号都在右手边。他把电脑放在空荡荡的桌上，旁边放了一个从南街一家酒吧拿回来的锡制杯垫。你可以用数字创作一个故事吗？她曾这样问他。然后，我可以帮你翻译。她翻译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部分法语和意大利语，虽然坚持认为这些语言她都说不太好。

还是在等待书籍运抵的日子里，他沿着宾恩登陆处长跑。从宾恩登